

汉诗新韵

鼓舞

陈惠芳

1

谁是鼓，谁是舞
谁在鼓，谁在舞
在击鼓歌舞

让盛唐旋转了360度
盛唐蒙蒙乎乎地说——是苗人
让苗人旋转了361度
苗人天高地厚地说——是盛唐

我在哪里
我顺着汹涌的唐诗，漂流而下一头扎进苗人闪烁的银饰之中

我被鼓舞了
我也鼓舞了

2

发黄的线装书，重重绊了我一脚
我跌倒在模糊的封面上
趁机酣睡了一个通宵
然后，被鼓舞惊醒

我被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
推进了一个幽深的苗寨
猴儿鼓、对跳鼓、四面鼓、团圆鼓
一齐敲了起来
单人舞、双人舞、花鼓舞
一齐跳了起来

我的目光如炬
也是一对木制棒槌
我的耳膜如鼓
也蒙上了一层牛革

我的骨架子
曾经弱不禁风
摆在风起云涌的鼓舞之中
竟然如此厚重
落地生根

3

唐是用来歌颂的
也是用来鼓舞的

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
深宫大院之外，这些敞亮的民间
将悲欢离合，表演得有声有色

鼓舞起，山丘跳跃
鼓舞起，河流奔腾
鼓舞起，平原舒坦
鼓舞起，五谷丰登

4

我从南到北
穿越了整个凤凰
从阿拉营出发，登上腊尔山
进入禾库

大鼓真是魔王的皮做的吗
庆年，谓之年鼓
庆神，谓之神鼓
左手击鼓，右手舞之
右手击鼓，左手舞之

神秘的湘西，就这样左右开弓
鼓之舞之，舞之蹈之
神秘的苗人，击打遥远的苍茫
发出属于自己的声响
自己的哀乐

我随之摇动
脑袋像波浪鼓
我的双手，敲响了半夜的山风



5

深呼吸的深苗区
被爬上石头山的太阳，照亮
大大小小的溶洞，藏在腹部
水声隔着人间，一层又一层

干旱的喉咙，冒烟
长满苔藓的壁崖
从牙缝里省了几粒水，给我

鼓舞停歇的时候
对面的山歌，飘过了峡谷
接腔的人，赶场去了
我哑口无言地进入了黄昏

6

篝火点燃，粗大的树杈
说出憋了很久的语言
借着飞扬的火焰
我阅读了稍纵即逝的脸孔

不知名的鸟
忙着回家，一闪而过
如果有两三片羽毛，不小心被剥离
像小小的指甲，轻划了暗黑

我仿佛听见鼓舞的膨胀
由远而近
在接近我的心脏时
被另外一枚心脏拘留

7

鼓舞起，巫风浩荡
跪拜的人，膝盖以下都是雪
雪光一泻千里
我要么被洗涤，要么被淹没

鼓舞起，无数的场景被剪辑成电影
胶片
鼓社稷，跳丧，跳花，祭桥，芦笙
会……
所有的祈祷，为鼓而舞，为舞而鼓

苗，在水田里种草的人
农耕，祭献五谷之神
跳香舞，连绵千年
我举着一炷香，洞烧了小小的夙愿
对遥远的目标，终于有了一孔之见

8

鼓舞起，图腾凸显
古苗人迁徙深山老林
狩猎之时，有了仿真与共鸣

木鼓舞，身心合一
鼓之，细腻，如啄木鸟啄木之声
舞之，粗狂，如蜻蜓之相争相斗
鼓舞之外，亦是歌舞升平
亦是群魔乱舞
我独守着这一方原始
这一方喧哗的安宁

9

城市与村庄的两栖人
早已空降成散兵游勇
海陆空，由谁来鼓舞

那些沉寂的鼓，那些蒙尘的精神
由谁来激荡
那些肢解的舞，那些僵化的灵魂
由谁来盘活

鼓舞起，鼓舞我的精气神
鼓舞起，鼓舞理想的光芒
鼓因舞而响，舞因鼓而动

我有了鼓舞，才有响动
我有了响动，才会鼓舞

刘纲要

在几时的老屋处，总是忍不住要想起往事来。跟城里的妻子说起40年前的乡村生活，很是新鲜，我也很有兴味。其中，关于半夜担水的故事，引起了寻找老井的冲动。找了砍刀，铁锹，披荆斩棘，一路汗水，终于打通了到老井的路，见到了久违的老井。

老井，几乎被我忽略。如今的农家，或装有自来水管，或房前屋后打了深井，一个杠杆压一压，井水汨汨流淌，再也不见水桶与扁担，蓄水的缸也自然没了。这些物件的消失，让我记忆中的担水场面，也就成了没有引线的炮仗，无法燃着与炸开火花。

按照生存法则，水是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。每天，人们都要去井里担水，灌满自家的水缸。有些东西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似的，而且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，反倒没有觉到它的珍贵，就像空气，就像水。但是，一旦遇到“万一”，饮水水源变得稀缺时，水也变得“物以稀为贵”了。老井，这才显示出自己不可替代的作用了。这一点，我是经历过的。

那年干旱，井里缺水。那时候，还是靠天吃饭的年代，可老天不是洪涝就是干旱。大热的天，本来就口里干得冒烟，却没有水来解渴，让人心发慌。心慌慌的人们到处找水，我也去找水了，就近的几个水井都见了底，从没有感觉水是如此的珍贵。好在我家只有母子二人，用水节约点，一担水足以用一天，尚能为继。尽管如此，水仍然是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。白天，在井边等候挑水的人要排长队，都眼巴巴地

老井

等着那清流能够喷涌而出，但那只是一种愿望。水好像要枯竭了一样，妈妈说，我们只有等到晚上才行。

没有水的日子里，我也不敢放肆，担心玩累了，口干了，却没有水解渴。妈妈则弄了一些甘草、绿豆稀饭、苦瓜来缓解口渴。天上的日头白花地照着，知了枯燥地聒噪着，世界好像都要起火了一样。每天晚上，我总是在迷迷糊糊中被妈妈弄醒。然后，不由分说，妈妈挑起水桶就出门，让我打着手电筒走在前面。万籁俱静的夜晚，弯弯的月亮像镰刀一样，在天空悬着。我没睡醒似的，迷迷糊糊听从妈妈的话语，朝着水井走着。经过窄窄的池塘塘堤，我走得很小心，我怕看泛着细碎亮光的池塘水面，怕看黑隐隐的山，我不知道那神秘的水下和暗暗的丛林中藏有什么。妈妈让我用竹竿在前面探路、赶蛇，偶尔有受惊的青蛙跳到塘中，“咚”地溅起水花，也能吓我一跳。到了宽敞处，妈妈便牵着我并排走，这时我便不怎么怕了。

经过大半夜的积累，干枯的水井有了些水，那水看上去并不像平时那样清澈，有些混浊。因为井里的水很浅，妈妈必须下到井底才能取到水。妈妈有些胖，就踏着井边的石块，慢慢下到井底，用竹勺轻轻地舀，半桶，便举起，让我在上面使劲提。我人小力气小，只能提半桶，然后用另半桶倒成一桶，最后的一桶，妈妈便在井上用扁担勾上来。

当妈妈在井里舀水时，我独自在井的上面依然害怕，心怦怦地跳，总忍不住喊一声“阿娘”，“娘在，崽”，妈妈的声音是发颤的。

当我们担着水回到家插上门，重新上床后，妈妈便紧紧搂住我，用手从我的头上抚

摸到背上……

村里隔一段时间就会把水井清理一下，把水舀干，清除井底的树枝树叶等杂物，在井壁撒上白石灰消毒。夏天水井的水很清凉，我们会在井里舀水喝，或洗果子吃。但是，大人教诲了，对井水是不可造次的。因而，在我们孩子心目中，老井充满神圣的感觉。

40年过去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科技的进步，一些东西终究被取代、被消失。家乡的水井，当年人们如此依赖，如此神圣的风物，渐渐地，因家家户户房前屋后打了小水井，或手工压水，或水泵抽水，不再需要担水，因而不再重要。通往水井的道路长满了杂草灌木，水井四周也逐渐被竹木遮住，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她像一个历经了风雨沧桑的老人，归隐于竹木之中。

这天，经过1个小时的披荆斩棘，打通了从菜园到水井的道路。终于，久违的太阳光照射在了水井上面，水面上漂浮着一层绿藻，拨开它，可以看到绿叶的影子。朦胧中，我似乎看见一个少年，跟随挑着水桶的母亲，来担水了。

我发觉，我整理出来的不仅仅是荆棘丛生中的一条道路，更是一段童年生活的记忆；我们打通的好似是一条时空隧道，让我穿越了40年，看到了当年熟悉的老井。

再见老井，仿佛见到了一位久别40年的友人，她安静地看着我们，不悲不喜。反倒是我，虽有一丝久别重逢的喜悦，但也心存打搅的内疚。老井，她已经不合时宜，已经被人们忘却，但她一直是我心中一道难以抹去的风景，一段相互见证历史的情愫。



程应峰

两棵并肩挺立的树，在冬日的清寒与萧瑟中，在枝与枝、根与根可以触碰到距离，默默凝视。虽然华装尽去，但给人的感觉并不苍凉，它们有如两柄温情之剑，时时刻刻在情感深处挑起生命激情。

走近两棵树，心头总会一次次泛起美丽的生命律动，眼前总是浮现那幕平实感人的生活场景：她要一碗汤圆，他要一碗水饺。刚尝一口，她眉头一皱，撂下筷子说，是糖水汤圆啊！太甜了。见了她的神态，他极其自然地把尝了一口的水饺推到了她的面前，说，交换一下，让我甜蜜甜蜜。其实，他平时不大爱吃汤圆，他只是有心让她吃下那碗诱人食欲的水饺。她呢，因为感觉汤圆确实美味，才故意皱起眉头示意让他亲历汤圆的甜蜜滋味。

这对花甲之年的伴侣，从黑发到白发，就这样不着痕迹地相互宠着，相互爱着，在生命的旅途上无悔无悔地坚守心底那份情感的灵性和阳光，无论是鹅黄还是嫩绿，无论是沉绿如茵还是落叶萧萧……

两棵树就像两个人，两个在生命旅途中相濡以沫、不离不弃，并期望可以在来生的烟火人生中再续前缘的人。一如那对年迈的夫妻，在各自的坚守中撑开人生的情感，抑或执着，抑或热烈，纵然千磨百折，也要坚守那个与生俱来、天荒地老、相守一生、相爱一生的承诺。

永不消失的爱

女诗人在弥留之际，握着先生方方正正宽大温厚的手，说：“我爱，我要——出远门了，我——在天堂——祝福你……”她说不下去了，不，是她无力说下去了，她的双眸轻颤着。先生附耳在她的唇边，实在没法再听见她说了些什么，然而先生分明感到在她的手心，她绵软无力的手集聚了一生的力量在写着什么。他明白了，是他和她在此去的人生中写了不知多少遍的那几个字母：“Shmily”——See how much I love you (知道我多么爱你)。

一刹那，逝去如水的日子蜂拥而至，雾气笼罩的镜子上，绝尘而去的公共汽车的玻璃上，音乐茶座的桌子上，乡村火塘的草木灰上，一张放在衣服口袋中的纸条上，所有能想到和不能想到的地方，无数个随手写下的“Shmily”充盈着他的整个生命，他泪流满面，真真切切感到自己的一生是多么幸福。

她纤柔的指尖垂在他的手心里，幸福安详却恋恋不舍地去了。他噙着悲伤，颤抖着用低沉苍老的声音轻轻唱起了不成调却是最叫人心碎的歌谣：“知-道-我-有-多-么-爱-你……”

“Shmily”，在她的灵魂飘向天际的时候，他在心里，在她的灵柩上，用那双温厚的手无数次书写着这六个贯穿他俩一生的爱的符号。

在整理女诗人遗作时，先生在枕头底下发现了她最后的日子写下的最后一首诗《Shmily》：“当我死去，把我留下的给孩子们，/如果你必须哭，为走在你身旁的弟兄哭泣，/把你的手臂环住任何人，像环住我一样。/我想留给你一些东西，比文字和声音更好的东西，/在我认识和我所爱的人的身上看见我的存在。/如果没有我活不下去，那么让我/活在你的眼里、心里和善行里。/心手相连让孩子们得到自由；/爱不会死，人会。”

是啊，一个一生爱着的人在舍弃身体时，爱并没有随之而去，它一定以各种方式活着——在每一个被爱的人过去和未来的岁月里，在每个被爱的人的心里。

黎明赏雪

刘宗林

忠于职守的闹钟凌晨5时20分准时响起，我不敢懈怠，即刻起床更衣，做我日复一日的功课——晨练。

走出单元大门，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：只一夜工夫，气象的画师就将世间万物涂抹得纯白纯白，雪地的反光将黎明映衬得通透通透，露天停放的车辆被厚厚的雪绒裹得严严实实，仿佛一夜间长出了无数座纯白色的山包，幢幢屋顶都铺上了柔软的雪毯，远山近峦银装素裹，蔚为壮观！

这般雪景，如冰水拂面似的刺激着我的神经，唤起了我孩提般的冲动，迫不及待就想就着暗淡的路灯在这洁白的、绒绒的雪毯上来几个翻滚，把自己滚成一个雪人。但看着这纤尘不染、丰腴迷人的满地皎洁，骤然间，从心底里生发出几分踌躇，迈开的脚步又迅即收了回来，怎忍心在这婴儿般稚嫩的躯体上留下鲁莽的脚印！然而，浴雪、弄雪的诱惑终究胜过了惜雪、护雪的怜悯，便贪婪的、小心翼翼地向雪地迈开了脚步，用痴爱的心体验着久违的踏雪的惬意：脚在柔软轻盈的裹挟下慢慢由浅入深，一会儿脚面就被白雪覆盖，随着脚的渐入，积雪在重力的挤压下发出“嘎、嘎”的声音，我屏息静气侧耳倾听雪的呢喃，走一步听一会，走走听听，身后雪地上留下了一行或深或浅的孑行脚印。

冬至虽过，天依然醒得那么迟，早上6点，苍茫间还是一片朦胧。凭着雪花偶尔绕到伞下骚扰脸庞的感觉，我知道它丝毫没有停歇的打算，从雪花飘落伞面发出声响的变化，判断出它的强度正在逐渐加大，是啊，积聚了经年的能量，不在短暂间将宇宙装扮得地肿物粗，显示不出它的能耐！

伞下听雪的感受固然美好，终究替代不了视觉下雪花翩翩起舞带来的愉悦。于是，我移步并伫立在高悬的路灯下，欣赏雪花在灯光映照中起舞弄影。飘落的雪花形状相似、大小各异，大者似棉团，小者如柳絮。或许它们各自怀揣不同的心事，落姿也就呈现出千姿百态：有的心无旁骛，垂直降落，义无反顾，急匆匆要与大地深吻，它们急着将天之精灵融入地的萌动中，去孕育生命，去催生万物；有的飘飘扬扬，忽上忽下，一步一回头，行进中充满了对天庭的眷恋和不舍；更有一些像顽皮的孩子难以抑制不安分的天性，尽情的、毫无节制的在飘落的雪丛中嬉戏逗闹，将原本有序的阵容搅得稀乱。飘落的雪花勾勒出一幅多姿多彩、婀娜迷人的绚丽图画，让人们心旌荡漾。

我将视角从路灯下飘舞的雪花中收回，平移到身前的雪地上。在我仰视欣赏雪花飘舞的时间里，留在雪地上的脚印被新的落雪所填满，整个雪地平平展展、白白净净，找不到一点杂质，看不到一丝伤痕。雪地光洁、清透的仪容极大地勾起了我的贪欲，我用随身携带的雨伞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了雪地上。待到气温回升，冰融雪化，我的名字将与积雪融为一体化作晶莹剔透的甘露，渗入大地，流向江河。

7点左右，天色逐渐明朗，周围景物清晰可辨。屋前的桂树失去了往日的精神，一棵棵被压得弯腰驼背，墨绿的树身也变成了洁白。放眼远望，天地间白雪皑皑，人类仿佛进入了单色世界。

早起的孩子们兴奋异常，他们在扯开喉咙呼唤自己的伙伴，接下来会是一场场难分胜负的雪仗。

成功

肖和元

草鞋把故乡的黄泥
一路蹭到城里
里面藏着一粒种子
什么时候发芽，开花，结果
我不知道，没有人知道
只知道贼亮的皮鞋
常常抬起头，很神气
草鞋早已化作泥土
和那粒种子一同呼吸

十几万万人不再换钱
无数的票证俱已作古
比绫罗绸缎更高级的衣服
在闪烁着霓虹灯的街上使劲扮

酷

那些高楼将城市挤破

农村的土坯房成为遥远的记忆
汽车是小儿科，出行坐飞机
高铁穿行于南北东西
一路上开开心心玩着手机
这40年，仿佛穿越好几个世纪

那点泥土，那粒种子
一直深深埋藏在我的心底
农民的儿子啊，真是故土难离
我一次又一次叩问自己
故乡虽没有我一寸土地
青山绿水唤回多少美好记忆
那粒种子终于发芽，开花，结果
闪耀在额头被岁月开出的沟里
国家有国家的成功，我有我的

成功

初心不变，日子永远流淌着诗

意